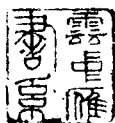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鞍雕馬駿

Ⓣ





44.568

J14

12



骏马雕鞍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下

第十五章 散香·散香

麻面女无缘几天来，已和秋娘建下了很深的感情，此刻早已怒极，纵身扑上前去，喝道：“我就不信，秋姐如死，你就得赔命！”

喝声中，双掌一挥，曲指如钩，顿足前扑，就向段七姑胸前抓去。

段七姑不闪不避，觑定来势，右手一圈，麻面尼无缘眼看见抓到人家前胸，突有一股无形力道，反弹而回，连忙翻身后纵，还未稳住身势，身后已响起了段七姑的声音道：“就凭你这两手功夫，也敢要人赔命。”

麻面尼无缘心头一震，迅忙间，人影横空，又往斜刺里纵去。

喝声中，突然曲指朝前猛地一弹，丝丝破空之声方起，无缘蓦地一声惨叫，立从空中跌落，直挺挺地摔在地上。

段七姑仍然静立场中，凝视着骆江秋，冷然道：“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小子，还要我动手吗？”

江秋也不说话，抱起秋娘，大步走到无缘身边，将秋娘并头放在无缘身边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向段七姑看了一眼，突然纵声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这几声大笑，可以说是凄厉无比，是一种比哭还难受的惨笑。

笑声方敛，转身缓缓朝着段七姑走来，神情杰然。

段七姑见状，不禁打了个寒噤，她一生杀人无数，但看到了骆江秋这奇异的神情举动，不禁升起了一股寒意，忙喝道：“你真想找死呀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！”

随着话声，迎面拍出了一掌，一股劲风激撞而出。

其实此刻的骆江秋，冷静已到了极点，紫回脑际的，就是报仇，杀死敌人之后，自己再以身殉知己，对方掌力击到，他不闪不避，突地一顿足，整个身子，迎着对方的掌风，扑了过去，身形方到，食指微屈，朝下疾弹。

他这完全拼命的打法，使得段七姑大为惊骇，正待飞起双足，以剑靴伤人。哪知，突觉左足微麻，竟然提不起来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段七姑头上已然冒出冷汗，连忙向侧边横跨三步，凝聚真气，方始复原，跟着迅快地游身疾走。

但见，人影儿奔腾纵跃，激起来劲风呼啸，乍分又合，越走越快，渐渐分不出人影来了，只见两团灰影在疾转，更分不出谁是谁来。

周围五六丈之内，沙飞石走，草枯树折，足可见他们拼斗的惨烈。

半空里，云翻雾绕，强风呼啸，突听骆江秋一声厉吼道：“妖妇，你赔命来吧！”

喝声中，突然升起了一道紫色长虹，跟着，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一片血雨漫天飞洒。

寒光乍敛，骆江秋冷冷地停立不动，任那血雨落在身上，他是一动不动。

段七姑已被紫光剑拦腰斩成两截，分抛向两个方向。

远远又飞驰而来一条人影，一到现场，惊骇地刹住脚步，看了现场一眼，骇然道：“你……你杀了段七姑？”

骆江秋仍然静立不动，翻眼看去，见是玉面狐常月秋，杀气又现眉梢，冷声道：“是你，来送死的！”

常月秋为他的气势所迫，神色骤变，忙道：“我……我不和你打！”

“你走不了……”

常月秋发觉情形不对，翻身便跑。

骆江秋此刻全身布满了杀气，他已失去了理智，所想的就是杀人报仇，他见常月秋翻身逃跑，纵身就追。

常月秋哪有骆江秋的身法快，也就是两三个起落，已然追上，紫虹又起，常玉秋又是一声惊悸的惨叫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卷起一股怪风，一条青影，一掠而至，人未落地，一股强劲的掌风撞到，骆江秋前扑的身形，被对方震退了好几步，背上的阙光剑，被掌风一带，呛啷落地，立被对方取去。

对方这一掌，虽然阻挡了骆江秋，但并没有救下常月秋的一条命，只是免去了腰斩，剑划前胸，已是腹破肠流了。

来人是位青衫儒者打扮的中年人，剑眉黑髯，另有一种威严，他一看到常月秋身死剑下，怒哼一声，跨步进逼。

骆江秋也看到这位青衫人的身上，背着的就是他的青妹妹，顿时忘了生死，也往前猛扑。

那人见状，挥手又拍出了一掌，冷声道：“小子，念你曾善待青儿，可免毁尸，擅杀我属下，难贷一死，安心去吧！”

江秋哪听这些，方一挥起手中紫虹剑，一股疾劲强猛的大力，已从四面八方，激撞而至，他虽然有宝铠护身，也只是免去受伤，却不能抗拒对方的大力一击。

一股奇大的压力，托起了骆江秋，斜抛出去七八丈远，来人朗笑一声，飞纵而去。

青衫人的武功已臻入神的境界，在他的掌力之下，可以说绝无幸生之人，所以，他放心而去。

可是骆江秋在落地之后，一阵晕眩，暂时也昏了过去，等他醒转之后，已是月满青山了。

骏马雕鞍

一阵晚风吹过，树上露珠，被风吹飘洒，落在了江秋的脸上，一阵凉意，唤醒了昏沉中的骆江秋。

他身子略动，胸口上隐隐作痛。

忙从地上坐了起来，暗中凝运真气，畅通无阻，知道自己没有受伤，忽然想到了秋娘，迅速地跃起身来，奔去秋娘停身之处，哪个人影儿，立觉事态严重，立又奔回石庵古刹。

石庵中一片凄凉，没有一个人，九音神尼下落不明，邓云丧命在怪乞手中，如今麻面尼无缘也受重伤而失踪，可能也活不成，这都是自己为这奇门古刹带来的灾难。

而青妹被人劫走，秋妹伤后失踪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禅房中，一灯荧然，似有人刚走不久。

青娥躺过的床上，血迹斑斑，似为口吐之物。

灯下，压着一纸白笺，字迹潦草。

“八奇已倾巢而出，旨在称霸中原，秋娘已被其师带走，青娥父女团圆，雪峰山你不该剑斩娄师明，八奇折翼，仇怨已结，务请小心。”

江秋看完，猛地把字柬一摔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哼！我才不怕呢！咱们就斗一斗吗！”

他话说得豪放，可是，一天来水米未入，饥渴难忍，忙就桌上茶壶，饮了几口，随便找了些东西吃了，就在禅房中打坐，一经入静，百念俱消。

静坐之下，把灵飞神贴上的功夫，默演一遍，又将段七姑和那青衫文士攻打的身法、手法，互相印证一番，突然悟出来在两者之间，互有生克，不由心中大喜。

第二天，他仍住在庵中，再将菩提妙谛、大乘秘籍、一字玄功，重新加以检讨，感觉到虽仅只两天，却是大有进境。

第三天，他方离开了奇门古刹，下了九岭。

目的，他要去大凉山，决心去找慕容青娥，顺便打听秋娘的消

息。

中秋时分，骆江秋路过衡阳，忽然想起了雁峰寺，曾听祖母说过，雁峰寺的方丈铁镜禅师，为当今得道高僧之一，大乘秘籍中有好多疑点，百思不解，何不去向其请益一番？

心念既定，就向回雁峰走去。

回雁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，峰形挺秀，若雁之回旋，世俗相传，北雁南来，飞经至此，不过此峰，遇春而回，故名回雁峰。

骆江秋沿着山路，边走边看，几群雁阵过处，传来声声雁鸣，令人兴起无限感慨，想起来青娥、秋娘、还有九音神尼，她们现在是什么情景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“当当——当当——”突然，雁峰寺传来阵阵钟声，声声相接，缭绕长空，不绝于耳。

江秋感到十分奇怪，心道：“晨钟暮鼓，古刹鸣钟应在清晨，何以在这暮色苍茫中撞起来，而且钟声又是这么的急促……”

他身随意动，纵身而起，顺着一条青石山道，飞扑而上。

山道两旁绿竹苍松成行，一阵夜风吹来，簌簌作响，离着寺门尚有两箭之地，只见前面竹梢朝地一拂，现身出来四位僧侣。

江秋止步细看，见这四位和尚，都三十左右的年纪，一身青布僧袍，白袜芒鞋，身形十分轻快，只一落地，前面两位僧人合掌问讯道：“小施主，夤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

前面两僧问讯，后面两僧朝左右一挡，全都重眉合目，双手合十，态度十分恭谨。

江秋含笑还礼道：“弟子信步而游，绝无什么目的！”

左边那僧人淡然道：“如在平日，贫僧绝不敢打扰施主游兴，今夜情形特殊，万请施主留步。”

经此一来，越发使江秋感到事不寻常，更增加了他的好奇心，但也不便勉强人家，只好退了回来，等到转过一个山凹，忽然一转身，飞纵而起，踏着竹梢树枝，飞掠而过，转眼已扑近寺旁，隐身一

株古松之后。

但见寺门紧闭，大殿上烛光映天，一阵阵梵音震耳。

突闻铮铮两响寒光闪动，立从空中爆开，散作漫天寒星。

江秋知道这是敌人问讯的信号，可是大殿里，梵音未歇，更没有人出来。

来人似已忍耐不住，一人骂道：“这些秃驴们，龟缩不出，难道就算了不成！”

蓦地又是红光两道，冲天而起，跟着轰轰两声，红光化作两团烈火，朝着大殿上便落，又是嘭然一声，瓦碎火起，殿顶已然燃烧起来。

可是，寺内那些和尚吟佛之声，仍然未减，直似若无其事。

火光里，突然又飞落两只白球，球遇火光，响起嘍嘍数声，裂为碎片，散发出一蓬薄雾，朝那火光上一罩，立即雾落烟迷，火光消失。

但是，那吟佛声，清磬声，不但未减，反而更悠扬嘹亮。

又是一阵可怕的沉寂过后，突见竹影横空，乃是两根碗口大的巨竹，被人连根拔起，朝着寺门，直冲而至。

寺门本来关闭，而这两根巨竹，挟着排山倒海之热，疾撞而至，寺门定被撞环无疑。

就在这时，突见灯光一闪，呀的一声，寺门突然开了，一股大力回撞，那两根大竹立被激撞而回。

寺门口，有人洪声宣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知哪位施主夤夜到此，以烈火毁梁，拔竹撞门，岂非罪过？”

人随声现，乃是一位身材魁梧，身披月白袈裟，手持精钢禅杖，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僧。

他话音方落，一声桀桀怪笑，竹梢飘摇间，飞落一位体型瘦小，鹑衣百结中，腰系铁锤，手持竹杖的怪乞，正就是南天八奇之一野人山无名怪乞罗布。

他身形一落地，望着寺门口那老僧，怪笑道：“老化子以为是铁镜那老秃驴出来了呢，原来是个替死鬼，你可是活腻了？”

老和尚双掌合十，沉声道：“恕贫僧眼拙，请施主见示大名。”

无名怪乞怪笑道：“你早该知道我是什么人了，十五年前那一桩公案，老秃驴打算一躲就了，却由不得你。”

话声中，人影闪动，杖出如风，方圆五丈之内，劲风激荡，吹得殿瓦飞坠。

可是，老和尚衣袂飘舞，静立如山，动也不动，大殿上三四十名僧人，跌坐蒲团，念经如故，任那狂风巨飙，卷入殿中，吹得烛倒经飞，那些和尚连头也不回，好像已失去了知觉似的，极其镇静。

香案之前，尚坐着一位老僧，背脊朝外，重首合十，对于寺外所发生的事故，好像与他无关，漠然不理。

骆江秋隐身在黑暗之处，从暗到明，看得十分清楚。

那门口的老僧，骤遇强敌，虽然极端镇静，却也不敢丝毫大意，立时杖交左手，右掌当胸，口中微嘿了一声，横推而出，劲气如潮，迎击了上去。

但听轰然大震声中，夹着一片惊叫声。

无名怪乞趁着劲风之势，乍退又进，猛地往前一冲，竹杖斜伸而出，直朝和尚点来。

老和尚被劲风一撞，身子摇晃了几下，脚退半步，左脚横斜，禅杖从空中疾击而下。

当的一声，火花冒起老高，无名怪乞被禅杖震退两步，赶忙纵身斜退，怪叫道：“老秃驴，看不出来，你还会几招少林的杖法，来来来，咱们好好地比划几招！”

那老和尚也朗笑一声道：“好，贫僧就陪施主走两招试试。”

话声中，两人不约而同，凌空纵起，扑在一处，空中激起一阵撞击之声，竹梢作了他们落脚之处，一来一往，越战越激烈。

老和尚施展的是少林龙虎杖法，为武林中少见的高手，杖影罩

住了怪乞，可是，无名怪乞是南天八奇中的人物，一身功夫，奇诡绝伦，老和尚的龙虎禅杖，困不了他。只见他游蜂戏蕊般，真气向下一沉，压得竹梢下垂，就势一缩身，禅杖挟着劲风，从他头顶扫过，削得枝叶四飞。

无名怪乞突然从竹叶丛中蹿了出来，飞掠下地，怪声叫道：“老秃驴，你可敢追来？”

老和尚余势未尽，左臂微抖，朝着无名怪乞立身之地，扑掠过去。

蓦然之间，从竹林枝叶间，冲起一溜寒光，直袭老和尚。

江秋见状，暗骂一声道：“卑鄙的东西，暗中偷袭，这算什么人物？”

那冲起的寒光，乃是一柄短剑，疾快地射来，老和尚大惊失色，无奈纵跃之势方竭，双脚尚未着地，挡已无力，躲也无法，眼睁睁地看着那柄短剑，穿腹而入。

老和尚惨叫一声，撒手扔去禅杖，血雨飞洒，人已跌落地上。

骆江秋忍不住气愤填膺，正待现身出手……

大佛殿上，已有了变化，那位背朝外坐的和尚，突然转过身来。

江秋看那老僧，六十多岁的年纪，狮鼻阔口，相貌威猛。

他转过身来之后，突然站起，双眼一睁，两道逼人的冷芒，朝寺外一扫，顺手在竿筒里，抓起一把竹竿，满手飞舞。

殿堂里，清磬铙钹大鸣，梵声高唱。

那老僧立把双掌一合，带着四名灰袍的中年僧人，疾扑而出。

这五个人都是这雁峰寺的高手，他们出来之后，直走到那老和尚尸体前，那老僧合十稽首，宣了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二师兄，求佛祖慈悲接引你……”

其他四僧也向那尸体合十为礼，朝那尸体拜了两拜，然后从地上托起，步入殿堂。

铙钹清磬，梵音的唱合声，响成一片。

老僧轻宣着佛号，朝着殿上佛像，跪拜道：“弟子伏豹，蒙佛祖慈悲，二十年来，早已封刀，今为维护佛门清净，不得不起而护法，愿佛祖佑我。”

祷告完毕，方一站起身来，突然之间，雁峰寺钟鼓齐鸣，一位年轻的小和尚，手捧一个黄绫包裹，双手举起过顶，大声道：“奉掌门面谕，准许启封！”

伏豹禅师接过那黄色包袱，轻轻打开，立时闪起一蓬红色光芒，耀眼夺目。

伏豹禅师拿起刀来，左手上掂了掂，转身走出寺来，就在寺内门口一站，冷喝一声道：“血污既染佛门，施主们又何必藏头露尾！”

竹林中，突然响起一声娇笑，声如银铃，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受，接着一个甜媚的声音道：“哟！难怪血刀唐昆绝迹江湖二十年，原来跑来这里当起和尚来了。”

伏豹禅师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涂山余孽，也敢来这清净佛地骚扰！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。”

随着话声，从竹林里出来一位绿衣女子，朝着伏豹禅师嫣然一笑，透露出万种风情，妖冶无比。

伏豹禅师突觉心中一荡，连忙重眉，合掌，后退两步。

暗中偷看的骆江秋，忍不住轻骂了一声：“妖妇——不要脸！”

这绿衣女子的身上，散发出一股异香，入鼻似觉有点神摇，尤其贴着腰际，挂了一只香囊，行走之间，那香囊起落，拍打在胯股之间，更易使人想入非非。

绿衣女走近伏豹禅师身前，咯咯一声娇笑道：“哟！你怎么不抬头看看我呀，真格的，我是招呼你血刀唐昆呢，还是叫你一声和尚？”

伏豹禅师轻宣了一声佛号，也不答话。

绿衣女从怀里取出一条红巾，面含娇笑，轻移莲步，绕着伏豹

禅师缓缓回绕，似乎要从他身上，找出什么秘密样的。

环绕方半圈，伏豹禅师突然大喝一声道：“孽障，你敢使狡智……”

喝声中，朝着那绿衣女子，起手劈出了一掌，跟着一抬手，一支响箭，掠空而起，穿过殿脊，朝后落去。

那绿衣女子往斜刺里一闪，右手一横，也劈出了一掌迎击。

两股劲气相撞，发出一声闷响，绿衣女子突然借力后纵，乍退又进娇嗔着道：“和尚，别逞强好不好，我知道当年你凭着一柄血刀，在中原武林掀起过腥风血雨，但是现在出家当了和尚，性子总该收敛了些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你怎么敢说我是涂山派的？”

“从你身上所带香囊。”

“咯咯……”

绿衣女子突然又大笑起来，笑得更是花枝乱颤，蝉鬓蓬松，两手抚着胸口，仍然笑之未歇。

佛殿上，原有的磬铙梵音，也被笑声所掩，殿上僧众，受那笑声所感染，也都放下了佛事。

笑得老和尚心中激荡，只有高宣佛号。

骆江秋也被那笑声所惑，眼帘下，立刻幻化出慕容青娥的情影，他忍不住就欲张臂抱去……

“阿弥陀佛——”一声佛号，唤醒了将要入幻的人。

那绿衣女子的笑声立敛，冷声道：“看不出，野和尚还真有点道行！来来，咱们手底下见高低吧！”

话声中，翻手亮出一柄怪剑，剑尖弯曲，形似蛇头，闪着蓝色光芒，一望而知，就是一柄毒剑。

骆江秋几乎为她那笑声所乘，心中已有些气恼，暗从革囊中扣起一枚梭形暗器，乃是他九岭新得之霹雳青梭，心忖：“好你个妖

婆娘，你只敢再耍奸，我就赏你一梭。”

在他忖念之间，伏豹禅师和那绿衣女子已然动上了手。

伏豹禅师血刀一出手，整个人都像变了，双眼通红，血刀舞起一片红影，煞是惊人。

绿衣女子手上那柄蛇头怪剑，也非寻常，舞动起来，蓝汪汪一片光影，加以她仗着身法轻灵，免起鹞落，在两团红蓝光华中飞舞。

在飞舞中，从她身上发出的香味，散播开来，越散越浓，从鼻而入，直达脑门。

香为色之媒，它使人构成一幅幻想，眼见那绿衣女郎，翩翩曼舞，微风一掠，轻纱荡开，呈现眼前的，竟是一位裸体无遮的绝色美女。

曼舞配上奇香，一时间，使得佛殿上的那些年轻和尚，忍不住全都走出寺来，一个个看得直眉瞪眼。

伏豹禅师见状，大惊失色，手中血刀舞得更紧，打算以刀法将对方击退。

那绿衣女子又是一阵娇笑连声地道：“大和尚，青灯古佛，你不觉得寂寞，我这软香清魂之功可让你享尽人间艳福，何不同我一起离开，同参欢喜之禅？”

伏豹禅师狂笑道：“孽障，看不出你竟是南诏施浪宫的妖孽，留你不得！”

说话间，血刀突起，带起一道红光耀眼，可是对方那蓝色光辉，也卷了上来。

在那蓝色的光影里，射出三点金芒，分打禅师三处要穴，迫使伏豹禅师不暇攻敌，回刀自卫，刀光闪处，当当两响，磕飞了两处暗器，左肩一处，却无法躲过，闷哼了一声，侧身便倒。

绿衣女子一招得手，娇笑道：“大和尚难成正果，让我送你西天见佛去吧！”

笑语声中，手上蛇头剑如蛟龙卷尾，蓝光泛碧，凌空罩了下来。

眼看着，伏豹禅师就要命丧剑下……

突然，从绿竹丛里飞出一溜碧光，划风生啸，疾冲而至……

在这同时，大殿上也响起了一杵钟声。

那绿衣女子也在这时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已被那道碧色光焰射中，带起一个身子，斜斜跌入竹林深处。

场子里，在那伏豹禅师身边，出现了一位貌相清癯，身着青布僧袍，臂悬铁镜的老僧。

伏豹禅师立即合十拜倒，道：“伏豹无能，惊动掌门，至感不安。”

那一老僧正就是这雁峰寺的主持铁镜大师，伸手挽起了伏豹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魔劫降临本寺，罪在铁镜，怎能怪着师弟！”

伏豹禅师望了一眼那些站在寺门口的那些弟子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似已失去了知觉，忙又道：“师兄，这些弟子……”

“他们已中了散香奇毒，任谁也无法救得。”

伏豹禅师惊骇得颤抖着声音，道：“难道他们都已死去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倏然之间，扑通通，一连倒下了有二十几个人。

隐身竹林中的江秋见状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自骇然道：“好厉害的散香奇毒，这女人真是死有余辜，幸亏没有被她逃出手去。”

就在他思之未竟，一条人影，幽灵般从竹林中缓缓而出。

铁镜大师恍如未觉，人到身侧，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，那人一怔，冷声道：“湘衡旧友，茶陵一别，已有十五六年，故人远来，怎么连个招呼也懒得理会？”

铁镜大师侧转身来，合十道：“段施主不在南诏为主，又进入中原何事？”

来人正就是南诏之主，人称丑郡王段奎，也是南天八奇中的人物。

只见他金冠束发，身穿锦袍，腰横玉带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王者

的气象，可是再望他那脸上一看，吓得骆江秋几乎失声惊叫。

那是一个骷髅头，脸上只包着一层薄皮，一双眼睛，只剩下一对窟窿，双眸内陷，睁阖间，发出闪闪绿光。

这哪里是人，分明是在骷髅之上，罩上了衣袍，晃晃悠悠，给人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。

丑郡王段奎冷冷一笑道：“本爵来中原何事，你管不着，我只问你，十五年前茶陵那一桩旧案，你打算如何了法？”

铁镜大师宣了一声佛号，冷声道：“我二师弟被你们暗算丧命，散香奇毒又害死了我门下二十几位弟子，这笔账又当如何结算？施主，你难道还要自陷迷途？回头是岸，段施主，你该醒醒了。”

丑郡王段奎一翻怪眼，朝四周一掠，突然扬声道：“罗化子，搜索竹林，看看五妹的情形，今天咱们来个总结算。”

“这般秃驴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”

随着话声，从竹林中，飞纵而出无名怪乞罗布，他一现身，立即喝叫道：“五妹已死，王爷，咱们得给她报仇，否则，南天八奇这块牌匾，就算给人摘下了！”

这野人山的魔头，竟把已死的施浪宫段五娘的尸体，背负而出，他们就在星光之下，检查死者何以致死。

伤者，被一种镖形暗器，洞穿心脏，脱背而出，看不出究竟是什么暗器，更奇怪的是段五娘身上之物，诸如香、蛇头剑、还有随身暗器，一件未留。

丑郡王眼见自己胞妹丧命，他似乎伤感不已，伏身唏嘘了一阵，突然把头一抬，朝着铁镜大师喝道：“铁镜，你可知道，杀人取物，仇上加仇，你派了什么，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识相一点，赶快把人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这数百年的古刹，将变成一片灰烬！”

铁镜大师笑道：“就算是老衲所为，有什么事，就冲着老衲来好了。”

“好，就找你！”

丑郡王段奎喝声中，探腰抽出来一柄三尺来长，光华夺目的宝刀。

铁锐大师不由失声惊叫一声道：“红菱宝刀。”

丑郡王段奎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老秃驴有眼光，南诏震国之宝，试试它的锋利！”

双方兵刃一亮，场中形势顿感紧张，铁镜大师双手一摇，宝镜已到了手中。

镜上有柄，边沿如刀，表面寒光闪耀。

丑郡王倒提宝刀，缓步而前，狂啸一声，寒光乍起；电掣霞飞，朝着铁镜大师罩袭而下。

铁镜禅师为江南武林的首脑人物，以两面铁镜，威震武林。

他一见对方刀到，立把左手一举，“推云赶月”，右手却横扫而出“浪卷天浮”，一招两式凌厉无比，不意，刀光和镜影一接，锵锵几响。

老禅师如中蛇蝎，中途撤招，倒退数丈，低头一看手中宝镜，倏然变色，原来手中宝镜，已被对方宝刀削去了半边利刃。

他不禁心头一凜，知道今晚情形，难逃魔劫，高喊了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

寒光重又匝地而起，卷了上去。

丑郡王仗着宝刀锋利，挥舞起来，寒光暴涨，刀如百丈狂涛，拦腰便卷。

那无名怪乞罗布，也从囊中取出一条身如赤焰，长有尺余的细蛇，抖手扫向铁镜大师的左颊。

这是一条最毒的赤炼蛇，奇毒无比。

伏豹禅师见状，顾不得左臂伤痛，扑上抢救。

赤炼蛇一到铁镜大师近身，身子一长，吐出长长的毒信，张口便向大师左颊就咬。

伏豹禅师人也扑到，顺手一抄，夹住了蛇身，蛇头疾转，就在禅

师的手腕上咬了一口，伏豹禅师一声惨号，立即仆地不起。

竹林中，突然响起一声厉叱：“好个卑鄙无耻的东西！”

喝声中，一道碧光，掠空而来，直穿向刀光之内，那丑郡王如不撤招后退，立刻就得被那碧光所伤，连忙撤腕收刀，朝后纵退。

铁镜大师也就势收镜，打量那发出暗器，想救自己的人。

那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生得丰神玉貌，站在那里如玉树临风，但就这份从容不迫，举止安祥之状，就令人感到惊异。

无名怪乞罗布一看到这少年，双目中似要冒出火来，就如撞上深仇大敌一般，他看了那丑郡王一眼，点头示意。

丑郡王段奎狞笑了一声，瞪眼望着那少年。

无名怪乞召回了那赤炼蛇，飞蹿过来，把头一抬，身子往前一冲，扑上去便咬。

那少年乃是骆江秋，见状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么一点大的毒蛇，还难不倒我。”

话声中，随手一抄，抓住蛇头七寸，提了起来。

这么一来，非但铁镜大师暗中称奇，吃惊的还是那无名怪乞，心忖：“我这金丝赤炼蛇，连皮肤之上都有奇毒，不经过特殊训练，几乎无人可捉，这小子怎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”

那金丝赤炼蛇在江秋手中，似乎遇上了克星，已然失去了挣扎的能力，尾巴下垂，全身发抖。

骆江秋神态从容，笑向铁镜大师道：“这位大师中毒已深，无药可救，在下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，可否让我一试？”

铁镜大师未置可否地宣了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江秋伸手在革囊中摸索了一阵，即朝伏豹禅师躺卧之处走去，随手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，笑向铁镜大师道：“请老方丈赶紧找一块破瓷片来，划开这位大师父受伤之处，在下立即为他设法祛毒。”

铁镜大师闻言，立命人去找破瓷片。